

古画构建的清凉世界

正值伏季，酷暑难耐，有没有让你心浮气躁？你有没有因此讨厌夏天？

1200年前登上大唐帝位的唐文宗李昂，在制冷条件远不及今天的情况下，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心态。

这位喜欢写五言诗的皇帝，在朝中举办了一次联句比赛，他出上句，“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”，让群臣续下一句。

比赛结果，大书法家、诗人柳公权拔得头筹，他续的是“熏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”。

上下两句，后来被联成一首诗《宫中题》，入编《全唐诗》。

“把生活过成诗”的，除了诗人，还有画家。历代众多“消暑图”“消夏图”“纳凉图”，都体现了古人乐观豁达、积极向上的精神。欣赏它们，或能从中体会到一抹微凉。



元 刘贯道《消夏图》绢本设色，纵29.5厘米，横71.9厘米 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

2 蕉叶旁，一个散淡的人

大热天里，每个人都有消暑降温的朴素愿望，所以消暑成了一个母题，被历代画家不断描绘。

元代画家刘贯道的《消夏图》，是典型的一件。

刘贯道，生卒年不详，中山（今河北定州市）人，字仲贤。元代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载其“工画道释人物、鸟兽花竹，一一师古，集诸家之长，故尤高出时辈。亦善山水，宗郭熙，佳处逼真”。《消夏图》现收藏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。2024年“盛世修典——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河北特展”举行期间，该画的高清出版打样稿被陈列在河北省博物院展厅醒目位置，重点推介。眼下，这件打印稿正在杭州举行的“盛世修典——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·元画特展”中展出。

《消夏图》与《槐荫消夏图》有异曲同工之处。画的是酷暑天，一位男子袒胸卧于床榻之上，右手持一麈尾，双目微张，毛发、胡须皆生动传神，体现了洒脱自如、疏放不羁的性格特征。画家继承了南朝张僧繇“虬须云鬓，数尺飞动，毛根出肉，力健有

余”的画法。

画的右侧是一株芭蕉，既营造清凉的画面效果，又指出其人高雅的名士身份。

有趣的是，这位高士的身后也有一个屏风，屏风上也画了一位高士，坐在床上，旁边有书、砚台、几名童子及侍女。床的后面又有一道屏风，上面绘有郭熙风格的北派山水。此种画法，显然是对五代绘画中“重屏”这一经典图式的继承。

整幅画，表现了一个高士优雅散淡、无意功名的性情。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考证认为，画中高士为魏晋时期“竹林七贤”之一阮咸。

而这幅画作者的确认，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。清初，康熙近臣、余姚（今宁波慈溪匡堰镇高家村）人高士奇（字澹人，号江村）为之“掌眼”后，认为它是“宋刘松年梦蝶消夏二图一卷”，并载入其《江村书画目》一书中。民国吴湖帆再次鉴定时，在画中发现两个小字“毋道”，这才认定其为元代刘贯道所绘。吴湖帆还在画后题跋：“于距高江村二百年之后而发见之，快心快事。”

3 莲塘边，杜甫纳凉诗意

描绘消夏、纳凉场景的作品层出不穷，清代金廷标的《莲塘纳凉图》是颇具代表性的一幅，被著录于《石渠宝笈》，并入编《清画全集》。

唐代天宝年间的一个夏日，杜甫与几位好友同往长安丈八沟避暑，留下两首极具画面感的五律《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》，其中一首写道：“竹深留客处，荷净纳凉时。公子调冰水，佳人雪藕丝。”《莲塘纳凉图》画的正是诗中意境。

画的左边，一位佳人背水而立，随身丫鬟手捧莲藕，色白如雪；身旁荷塘中，莲叶田田；右侧一位公子倚案而坐，手拈调羹，正在取食冰盘中的莲子和瓜果；背后是幽深的竹林。

古人赏荷、纳凉、食莲、吟诗，消夏场景，尽在画中精准还原。此画笔墨工细，人物衣褶用

浓墨勾勒，笔势流畅。布景简洁，设色清丽淡雅，山石皴法富有层次。整体格调娴静雅致，体现了清代文人对于淡泊生活的追求。

其中的最妙处，在于景致与人物浑然一体。公子佳人的轻衣绶带与荷塘莲叶的袅娜多姿相互映衬，苍翠欲滴的竹丛与暮色苍茫的远景彼此呼应，营造出清凉的视觉效果。

天宝年间的酷暑是有据可查的，杜甫就曾写诗吐槽：“永日不可暮，炎蒸毒我肠。”而观这幅画，能让你仿佛置身水边，有微风吹襟，带来丝丝凉意，所有的暑热，顿作烟消云散。

所以，热还是凉，关键还在于心。心静自然凉，自古而然。正如南宋临济宗僧人慧开一首偈诗所写的：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 记者 楼世宇



南宋 佚名《槐荫消夏图》绢本设色，纵25.0厘米，横28.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
1 槐荫下，藏着消暑智慧

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画《槐荫消夏图》，是同类题材中年代较早的一幅。虽然尺幅不大，但意蕴悠远，尽显“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”的宋韵特色，堪称珍品。

此画无款，绢本设色，纵25.0厘米，横28.4厘米，被编入《宋画全集》第一卷。描绘的是，盛夏庭院中的老槐树浓荫下，一位高士袒胸赤足仰卧于矮榻上，正闭目养神，神情洒脱超然，榻旁的布鞋一高一低，暗示主人是匆忙间脱鞋上榻，更添几分随性。榻旁有屏风、桌案各一，案上置书卷、香炉和茶具，意境清幽，也衬托出主人喜好读书、品香、饮茶的特点。该画以东晋顾恺之的“高古游丝描”勾线，细劲流畅，设色古雅，体现了宋代人物画沉静、肃穆的审美情趣。

画中的一些背景，带有隐喻意义。

比如槐树，在古人眼里是有灵性、通心性的，包含长寿、坚韧、科举高中、仕途通达等寓意，也象征着高洁和隐逸。一树浓荫，既提供物理空间的凉荫，更是精神世界的庇护之所。

还有不少器物，是古人抵抗

炎夏、追求凉爽的智慧结晶。比如凉榻、软枕、搁脚的懒架，都有助于消暑，也是文士洒脱不羁性情的写照。床头的枕屏“画中有画”，描绘的是冬日雪景寒林，营造出一分茫茫雪山的氛围，体现了辛弃疾笔下“一榻清风殿影凉”的词意。

这件《槐荫消夏图》，原为宋代画册《历代名笔集胜册》中的一页，旧签题王齐翰所作。

王齐翰是五代南唐宫廷画家，精通道释人物及山水、花鸟，气格古雅，而这幅画的用笔和风格，与王齐翰的传世名画《勘书图》相比，存在较大差异。专家经审慎鉴定，认为《槐荫消夏图》为南宋画院佚名画家所作。

此画长期典藏于宋元宫廷内府，至明代流入民间，被黔宁王沐璘收藏。

沐璘是大明开国元勋、朱元璋义子沐英的后人，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中韦小宝娶的沐王府小公主沐剑屏，便是沐璘的后人。

清初，此画落入靖南王耿昭忠手中，后归入清宫内府，清末流出紫禁城，新中国成立后入藏故宫博物院。